

晚霞消失

的时候

初年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笔调优美而又极富哲理性的中篇小说。作品通过南珊与李准平这对青年男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遭遇，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和信念。

小说写了爱情，但作者又远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战争、历史、哲学、宗教等广阔的领域，探索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待生活不同的态度和哲理。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优美 精炼，构思新颖，思想深刻。读之不仅是真善美的享受，更能启迪人们对社会与人生进行广阔而深刻的思索。

封面设计：刘宇廉

插 图：陈宜明 李 斌

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 平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25 印张 110 千字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2,000册 定价 0.39元

引子

谁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弥漫在人生的岁月中，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但是，岁月流年，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也许会突然发现，你早已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

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人都是这样写出了，或者希望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小说。

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年一样，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值得那样欢乐的欢乐和不值得那样忧虑的忧虑，可是，由于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就有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往事。虽然我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平凡、平庸、又平淡，但是，我故事中那些不平常的人物，却使我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心情都无法平静。

下面，我就要来讲它了。当然，正象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避免的那样，它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为了使故事完整，我不得不虚构了它的全部结局，甚至虚构了一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物。然而，这故事的逻辑却是

真实的。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在许多人的身边。

拭目以待吧，朋友。假如你能明白这故事的逻辑，并且能从前人的眼泪和辛酸中吸取善处它的办法，那么，当这样的事情终于也来到你生活中的时候，你不知会从中免去多少能够免去的痛苦，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你应该得到的幸福呢！……

春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少年的梦，总是非常地香甜、酣畅的。在我的故事开始发生的那天早晨，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我不能说，那神奇美妙的梦境与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然而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好象没有发生过，又好象确实发生过；它不是你命运中任何事件的起因，却常常导致你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梦。而且，至今我都常常怀疑：梦，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对于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

那天晚上，宁静的月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房间，照得遍地清辉如水。窗外那清新的月色使人神清智爽，睡意全消。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快步跳出了门，踏进了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条洒满月光

的小路，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引我跑向远方的群山。夜晚的凉风，从广阔的原野上轻轻吹来，遍地的鲜花在月色中拂动。天空中，烟波浩渺的银河从天幕的这一端流到另一端。明镜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宇宙深处，从那里发出美丽的光辉。

一个少年人在梦中的行为是从来不假思索的。我步履飘然地踏上了那条小路，竟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境界：

这是一个月夜的山谷，无数黑色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从四面八方把夜空围成一个镶有镂空花边的巨大深蓝色玻璃盘中。在山谷深处，一片明净的小湖，静静地躺在群山怀抱中，象是在微憩，又象是在沉睡。天空上浩繁的星河和黑黝黝的峰尖倒映在湖水深处，在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中抖动。

当我的脚步踏上湖岸的时候，从我身边的花草丛中突然惊起了一大片五色缤纷的蝴蝶。它们忽地惊飞四散，继而又聚拢起来，随着一阵轻风飘向湖面，在那里闪起一大片光辉！

我被这奇异的情景惊呆了。

那些令人目眩神惑的蝴蝶开始莫名其妙地迎风起舞。它们忽而成群地飘落湖面，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忽而又飞出清波，直上夜空，在银河与繁星间闪烁。当它们在远处飘舞的时候，纷纷然就象是一片飞舞的火星。而当一阵轻风卷着它们从我身边群飞而过的时候，又象是流过千万朵燃烧着的火焰。同时满空中都是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

这一切简直是一场神秘的魔术表演，把我的全心都迷

住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怀着一颗孩子的激动的心，冲着湖面、冲着山谷大声喊了起来：

“喂！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声音振动着那些飞舞的金翅，荡过湖面，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

美丽的山峰静静地矗立着。蝴蝶仍在神秘地飞舞。湖水与山林一片寂静。

我开始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在湖岸上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从对岸我声音消失的地方，又开始隐隐响起一阵轻柔高渺的歌声。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由小而大，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在这安谧的夜色中，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那抑扬婉转的旋律，显然是由一阙美妙而高深的歌词驾驭着，然而，我却一个字也无法听清，我努力向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正泛起一片微明。

我断定，那歌声一定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唱出的，并且是这一切奇妙景色的操纵者。于是，我拨开遍地的花草，踏着清寒的泥土，毅然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然而，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一条小道的时候，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大声响了起来。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摇撼。

“快起床吧，看都什么时候了！”

梦中的山林湖水和蝴蝶歌声顿时飞散得无影无踪，我使劲儿睁开眼睛，醒了。

晨色透过长长的窗帘，在房间里洒满柔和的光线。天已经这样亮了。我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快点起来吧，孩子，你爸爸都起来很久了。”妈妈一边说着，一边离开我的床，走到窗前哗地拉开了窗帘。清晨的阳光，顿时倾尽满室。妈妈摸摸我的头，用指头指了指客厅，示意我小心再挨爸爸的训，便微微一笑，走出了房间。

我揉揉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顿时睡意全消。

窗外，春天的太阳已从远远的山冈上升起，正在城市中数不清的玻璃窗上闪着快乐的金光。漫漫薄雾，正在公园和街道的林木间渐渐消散。柳荫遮蔽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电车和自行车一闪而过，远处的工厂已经开始升腾起浓烟，车间中不断传来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和汽笛的长鸣。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早晨，整个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这个世界的又一天生活开始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我站在窗前用力运动了几下双臂，一边心满意足地回想着那令人愉快的梦境，一边开始穿衣服。但是，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爸爸那浓重的江西口音：

“看看你桌子上的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简直不象话！”

我悄悄穿好衣服，赶紧溜进盥洗室，心情不象刚才那样欢乐了。

爸爸似乎仍然在生气。他很重地放下碗筷，离开了桌子。从自己房间里拿起皮包准备去上班了。但是，他走到

门口后又停住了，隔着走廊冲我大声问：

“喂！你今天上课要不要跟我的车一起走？”

这突然的发问却把我吓坏了。

今天是他那个兵种的联合演习，他一早要赶到现场的途中，正好经过我们中学。本来，坐爸爸的汽车走上一段是件很美的事，这样的事在我考上中学后简直还没有过。可是，由于昨天晚上刚刚挨过爸爸的训，所以我今天真怕坐到他的车里去。

“不要，我得先上公园……”我赶紧回答，但马上就知道这句话又答错了。

“又去玩吗？”果然，爸爸生气地把门砰地一声重新关上了。

“不，我每天都要去那里温功课的。”我打着满脸的肥皂，伏在洗脸池上怯生生地说。

爸爸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地传向盥洗室，我的心跳得更厉害起来。

门口出现了爸爸威严的身影。他那身笔挺的军装今天好象有点吓人。我接着哗哗的水龙头，拚命冲着脸上的泡沫，尽量不去看他。

“骑车子去吗？”爸爸站在我身旁问，声音温和了一些。

“嗯。”

“时间够吗？”

“嗯。”

“光知道嗯！”爸爸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便从手上取下一件硬东西，“克朗”一声放在镜台上。“上课不许迟到！”说

罢，就转身走了。

走廊里传来爸爸下楼梯的声音，随后，汽车的门在院子里砰地一声关上，随着一阵马达声车子很快远去了。

我这才放下心，擦干脸上的水珠抬起头来，这时我才发现，爸爸把他的手表给我留在镜台上了。

一阵感激和轻松，使欢乐又重新回到我的心头。我高高兴兴地抓起爸爸的大手表，松松垮垮地往手腕上一套。然后，把毛巾丢在洗脸池里，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我把课本作业和文具收进书包，抓起来就跑向客厅，只见爸爸没吃尽的早点还放在桌上，于是，我把它们也统统塞进书包，端起盛粥的小锅就匆忙地喝了起来。

这些举动，都被正准备去上班的妈妈看到了。她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冲我喊道：

“又吃剩饭！你的饭在厨房那儿，自己去端！”

“不用，来不及啦！”我匆匆喝了几口，拉开门就往楼下跑。

“你就那么忙吗？”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地叫道：“吃饭都顾不得啦？”

这时，我已经从楼梯底下推出自行车。我跨上一条腿，冲着楼上喊道：“妈妈，帮我把被子收拾一下！”

“象什么话！懒死了……”

“就这一回！”说完，我不再理会妈妈的抱怨声，便使劲蹬动车子，象出窝的燕子一样，一溜烟飞出了家里的院门。

大街上，朝阳明媚，晨风清凉。我骑着车子，卷在上班人流的潮水中，沿着干净整洁的街道一直向公园飞去。

在这个公园的山后，有一片浓密的树林。每到春天，当千树竞发、万木吐翠的时候，这里便空气清新，生机勃勃。高大繁茂的树木遮挡着阳光，在林中投下大片荫影。地上新发的青草就象是一层崭新的绿毯。积年的腐叶和潮湿的泥土被覆盖在下面，散发出阵阵清香。

就在这浓密的树林中间，有一块绿草如茵的空地，那里有一座不知是哪个朝代修下的石筑高台。这座高台已经倾颓破败了，四面的砖壁上长满了灌木和青松。台顶上，汉白玉石的栏杆已经残缺不全。巨大的铺地青砖也破碎了。碎砖乱石中，长满了青苔绿草和星星点点的黄色或紫色的小花。在石台的东面，有一条台阶直通高高的台顶。

我骑着车子飞快地来到公园后门，存下车子后，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公园小径直奔山后密林。当我终于钻进这片空地，大步登上台顶，坐在石栏杆上以后，快跑后的喘息和心跳很久才平息下来。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林中一片寂静。除了栏杆外面的青松伸出枝梢，探头探脑地张望，以及参天古柏上倒挂的藤萝在晨风中轻微地摇动外，林中一点声响也没有。

我打开书包，一边掏出点心啃着，一边拿出我今天早上必须温习的俄文课本。我皱着眉头翻了翻这门我最讨厌的功课，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我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发生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你把这一课给我背出来。”

爸爸此刻正和妈妈一起坐在我的桌子面前，手里拿着我的这本俄文书。由于背向台灯，他们的脸部都很暗。

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上，应付着这场不曾防备的考试。说实话，我根本无法把它背下来，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作业。但爸爸向来是严厉的，在这种时候不容我不要强。于是，我硬着头皮去背他随意拣出来的那段课文。倒霉的是他偏偏选了一段最难的。我只好尽量背得快一些，管它对不对，只要显得熟练就有可能混过去。可是当我咿咿呀呀地背完了以后，爸爸却摇了摇头：

“不对，许多地方都错了。”

“没错吧？”我试探地看着爸爸的脸。

“我说错了，就是错了。”他在灯影里用严厉的眼睛看着我。“你自己看看吧：这里，这里，都错了。还有这里，拉了整整一句。”

“这里也错了。”妈妈也指出一处，并重复了正确的读法。

这可真糟糕。三十年前，爸爸妈妈都在苏联学习过，这点俄文当然难不住他们。

我的脸红了。

“一个学生，不老老实实地学习功课，投机，取巧，这叫什么态度？”爸爸声色俱厉地说着，好象我是一个只知淘气的糟糕透顶的学生一样，这真使我满肚子都是委屈。

“爸爸！在学校里我的各门功课都是最好的，就是俄文我实在受不了，它实在太枯燥了！”我忍不住为自己争辩起来。

本来么！我在学校里所有功课都学得不错。不管是文史地还是数理化，我的成绩都足以叫爸爸自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它们。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常翻弄爸爸的各种军事图表，那上面无数漂亮的箭头、线条和标志符号勾起了我对军事科学的无限兴趣。那时爸爸就告诉过我：现代军事科学，就是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数学！我把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几年以后，当我在小学进入高年级以后，爸爸的这些话竟使我获得了一种大概是很独特的学习方法。这就是当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这几门科学的时候，我都能把它们与种种可能的战场需要联系起来，这就使我的学习充满了联想和趣味。因此，我学得也十分用心和带劲。渐渐地，我习惯了在各种难题中去发挥我的联想，考验我的智慧，并使我的所有成绩都名列前茅。但是俄语，它算什么呢？在学习第一课的时候，整整一个班的中学生跟着老师喊什么：“妈——妈”，“爸——爸”；学习第二课的时候，大家又跟着喊：“桌——子”，“椅——子”；然后又是“工——厂”，“农——庄”什么的。这有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不但无聊，而且滑稽。我一点也不喜欢它，因而也断定我将来根本用不着。所以，当俄文教学进入语法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变格就把我完全搞糊涂了。去年考试，这门倒霉的功课使我破天荒第一次闹了个不及格。从那以后，爸爸就不再夸奖我，而是越来越严厉了。

“在你的成绩本上写着一门不及格，能说明你学得不错吗？”爸爸用指头敲着书。

“我根本就没指望它及格。学这玩艺儿有什么用呢？

将来我一不想当翻译，二不想出国……”

“有什么用？”爸爸奇怪地看了妈妈一眼：“你看这个问题有多奇怪！”

妈妈笑笑，什么也没说。显然她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她只不过希望我的每一门功课都能学得出色就是了。

“我问你，”爸爸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在我们的部队里，战士们天天要出操。可是齐步走和立正在作战中有什么用呢？难道有一个士兵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我不说话，但我心里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谁也不会提这样愚蠢的问题，”爸爸继续说，“因为每一个军人都晓得，军队必须具备严格的纪律才能作战。而纪律在战争中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素质，你记住，是素质！一种素质比一百种手段都重要。那么，你们做学生的是否也需要一种什么素质呢？需要的。这种素质就是善于学习，善于记忆，善于思考。要知道学校里开了这样多的课程，并不仅仅是为了教给你们那些专门知识，不，这种全面的学习还在于培养你们一种善于学习的能力。善于学习，你懂吗？如果你能学到这一条，天下的本事都是你的！”

他说着，一根竖起的指头还在空中一挥，好象天下的本事都在这根指头上拴着，他想丢给谁就丢给谁似的。

“不错，你今天学的东西将来并不一定都会用得着。但是我的孩子，你又怎么能知道你将来用得着什么而用不着什么呢？人是很难事先挑着你以为用得着的东西去学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学任何东西都不会多余！”

“孩子，你爸爸说得对。我们从前也学了很久俄语，到后来几乎一点也没用。但是，那种学习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它的好处现在我们还能感觉得到。”

爸爸对妈妈的插话很满意，特地向她点了点头。

“妈妈，我根本办不到！”我叫了起来。“没有兴趣的事我得花十倍的力气去做它。您不知道为了这门倒霉的俄语我熬了多少夜了。今年市教育局难得举行一次数学竞赛，我没有能得奖，就是死抠了俄语的过……”

“糊涂！”爸爸把书拍地一声放在桌子上，发火了。“我不要你去争什么竞赛，我要你的知识全面发展，我要你完成党交给你的所有学业！什么兴趣？那是你学习的出发点吗？年纪不小啦，孩子，不是你抱着木头枪爬在泥巴里玩打仗把戏的时候了！”

爸爸把手撑在膝盖上，摆着威严的架势。我再也不说话了。

桌上的小闹钟滴滴答答地走着。渐渐地，爸爸的声音遥远了，变得模糊起来，直到妈妈说：“孩子已经困了，别再难为他了。”爸爸才愤然离去……

我坐在石栏杆上，轻轻叹了一口气：“唉，还得温它呀！”

我拍拍手上的点心渣，收敛起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没精打彩地翻到了昨天的那篇课文。

这是一篇糟糕透顶的课文，全课一句吸引人的话也没有，又那样长，简直没意思透了。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打算把它背下来，但是不行，我心里好象总不太踏实，于是，我又

看了一遍。果然，几个嘻皮笑脸的单词藏在字里行间，正狡猾地看着我。

我使了使劲，努力把它们的面目记住了。

可是，当我再一次准备去背它的时候，却被一种什么声音吸引住了，我的心不禁一动。

这声音很轻，但是也很近，好象就在高台的下面。我仔细听了听，似乎是有个人在下面读着什么。

“怎么，这里已经有人了？”对于有人闯进这寂静的小天地，我心中感到几分不快。但是，当我再仔细地听了听以后，马上便听出下面是一个女孩子也在读外文！我们是男校，对于女学生们向来很少接近。所以，当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一下子就慌了。我悄悄跳下地，轻手轻脚走到对面，用手指顶着栏杆向下望去，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入侵者”。这是一个穿着淡蓝色外衣和浅灰色长裤的女孩子。她正横坐在一尊张牙舞爪的青灰色石兽的背上，聚精会神地读着手中的外文书。因为她低着头，我完全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的不算长的双辫披在肩后，再就是那白色的衬衫领口清晰可见。这个女孩子悠然自得地读着。一边读一边还不停地来回晃动着两条伸出去的长长的腿，根本不会想到附近早已有了人。天晓得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此刻，几束阳光正挤进树叶的缝隙，倾泄在她周围的草地上。这个神态安详的女孩子，和那尊昂首怒目的石兽，座落在一片晴翠之中，构成了一幅十分美妙而恬静的图画。

我退回来，心中茫然了。

该怎么办呢？溜掉？去路已被她挡住了。从后边跳下去？又太危险。悄悄地躲在这里？可躲在一个女孩子附近偷听人家读书算什么事呢？要不，什么都不管，读我自己的？唉，那可不行，我这蹩脚的俄语叫她听到会笑掉牙的——我可领教过这些女孩子的厉害。有时，你要是什么事没弄好，一个女孩子的嘲笑比一班男生的哄堂大笑还叫人难堪呢！我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

下面的朗读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很快我便听出那不是俄文而是英文。由于平时接触的读物趣味迥异，所以我对英文的兴趣反而更浓一些。但我从未发现我竟能从别人的朗读中听出一些单词和短语来。于是，我一边在肚子里打着主意，一边怀着几分好奇听了起来。

下面念出了一个长句，我听出，一个词是“王冠”。记得是在和一个同学谈天中偶然讲到它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但她那句的完整意思我听不懂。

她又一口气念了一个整段。由于她读得太快，我只听出最后一个词是“命运”。但是，前面那个词我没听清，所以，弄不清是个好的命运还是个糟的命运。不过，反正与我眼下的处境无关。

她念得简直太棒了。又有一个清晰的词是我非常熟悉的，但一时又忘了。我咬着嘴唇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了那句译自法语的欧洲名言“彼以剑锋创其始者，我以笔锋竟其业”。这句话大概与拿破仑有关。她念的那个词就正是这里面的“宝剑”。

王冠？……命运？……宝剑？……